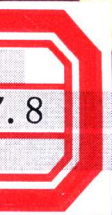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窦娥冤

主编 丁克实 王安葵



新华出版社

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二辑

窦娥冤

谢雍君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窦娥冤/ (元) 关汉卿原著; 谢雍君编写.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8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2)

ISBN 7-5011-4001-4

I . 窦… II . ①关… ②谢… III . 故事-中国-当代
IV .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514 号

前 言

199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18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青年读者认为,这套丛书为他们铺设了探寻古典戏曲名著奥妙的桥梁,一些剧团的编导也索要此书,认为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很有益处。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希望对更多的古典戏曲名著进行改编。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里说过,第一批的18种“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感谢新华出版社领导和作者的支持,使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使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现在又把第二辑12种奉献在读者面前。

古典名著的伟大在于它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艺术力量;而时代的变化,又必然使当代读者在古典名著面前产生一些距离感。许多古典戏曲名著在它们问世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根据当代的需要对之进行改编,一方面努力保留原著的风貌,一方面又渗透进新的审美观点。这是中国戏曲作家所进行的一项特殊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复杂性,所以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每一次新的改编,成败得失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也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中饶有趣味的篇章。

把古典戏曲名著改编为故事,有与为舞台演出的改编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剧本要为富有动作性的舞台演出提供基础,改编为故事则要努力把动作的脚本改编为能引起丰富联想的文学语言。这

是第一点；第二，目前通俗文学行时，古典作品、经典作品常被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我们的古典戏曲名著改编又希望能化雅为俗，拉近古典名著与读者的距离，同时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艺术和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要从各个方面去做，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迫切需要提高，但提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现在做的是为提高而进行的普及工作。当然，普及又代替不了提高，我们希望读了这些故事的朋友能进一步产生对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兴趣，再去读原著，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第一辑改编的作品中南戏、传奇较多，元杂剧较少，是一个缺憾，这一辑改编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陈州粟米》等著名杂剧，也改编了《浣纱记》、《连环记》等著名传奇。当然，这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戏曲作品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需要积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旧的精神财富的选择，也将为新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是这建设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为这宏伟的事业而从一点一滴做起吧。

丁克实 王安葵

1998年5月

序 曲

女娲是女性，她创造了人类。

古书上这么记载着，人世间这么流传着。

在混沌未开的宇宙，她用泥巴捏做着男人和女人。这两块泥巴做的冰冷僵硬的男人和女人，经女娲用气一吹，他们便灵活生动了，从此有了生命。

刚刚诞生的男人和女人，彼此相爱，平和安宁。

随着岁月的流逝，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各自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女娲在捏塑女人的时刻，一定没有预测到千百年后女人的命运。如果她知道女人如此多灾多难，痛苦悲惨，在创造之初，她一定会赋予女人一种特殊的力量，在灾难降临之际，让女人凭借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来战胜灾祸，摆脱绝境，避免悲剧。

但是，人类的始祖——女娲，她一心一意祝福着与她同样血肉之躯的女人永远清纯美丽，而无法预料千百年后的女人将面临什么样的痛苦，遭受什么样的悲剧。

那么，让我们来翻阅一下元代的日历，看看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听听封建帝王统治下女人的哭诉——

端云呱呱坠地之时，身体非常瘦弱，但她的哭声比任何一个婴儿都响，哭得父母的心直发疼，好像她并不愿意降临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是蒙元贵族主宰的世界。

蒙古人、色目人掌握着国家的生杀大权，汉人被挤到了生活的边缘，承受着政治上的歧视和压迫，境遇极为悲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来统治华夏大地的时代。多少年来在汉人潜意识里积淀而成的“唯我独尊”受到了最猛烈的冲击，汉人在岁月的缝隙里苦苦地挣扎着。

端云无法选择地出生在这个时代，她不知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所以她放声大哭，使劲地哭，几乎把嗓子都哭哑了。

婴儿的啼哭声传到隔壁，传到大街上，令街坊四邻、路上行人心动，纷纷纳闷：这婴儿怎么了？

这时，天空下起了濛濛细雨，渐渐濡湿了窦家的庭院、窦家的屋顶。

细雨中的哭声更加清脆，更加揪人心肠。

母亲紧紧把端云抱在怀里，轻轻地摇着。端云的耳边，传来了温柔甜美的哼唱声：

“小宝宝，乖宝宝，
妈妈摇你到梦乡，
梦里星星伴你飞，
梦里太阳暖洋洋。”

这哼唱声如此优美动听，它代替了端云的哭声，占满了全屋。

端云不哭了。她听着这轻柔的哼唱，慢慢闭上眼睛，贴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母亲的怀抱是端云儿时安全的港湾。在母亲的呵护下，端云幸福地成长着。她先是跌跌撞撞地学步，接着，很快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

父亲窦天章，四十多年来与书为伴，原想借助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无奈，蒙元皇帝废除了科举取士，绝灭了秀才们济世报国的雄心。

窦天章自觉心情压抑。志不得伸的痛苦无时不在折磨着他。

女儿的降世给窦天章的生活带来了生气，女儿无忧无虑的欢笑驱走他心头的郁闷，让他暂时忘却仕途功名的烦恼。

端云成了窦天章生活的新希望，是他的命根子。

窦天章看着女儿一天一天长大，洁白、轻盈，惹人喜爱。他不时地端详着女儿，总觉得她像一片云飘到了自己身边。

于是，有一天，窦天章告诉老伴：

“我把咱们的闺女取名为‘云儿’，你觉得怎么样？”

老伴望着女儿，含笑点头。

端云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云儿，你在看什么呢？”

病中的母亲斜靠在炕上，双手抚着胸口，不停地咳嗽着。这是生端云时落下的毛病。

父亲在煎药，看到端云趴在窗台上往外瞅，就疑问道。

“我在看雪呢，”端云并不回头，仍然注视着外面洋洋洒洒的雪花儿。

冬夜非常寒冷，冷风透过窗缝、门缝侵袭着这个温暖的家。如果不是母亲病重，端云现在一定躲在母亲的怀里，听她哼唱儿歌。母亲很久没有哼歌了。

“雪有什么好看呢？”

成人有时无法明白儿童突发的兴趣。世俗杂尘蒙蔽了成人的耳目，使他们耳不聪，目不明。

“爹，我听见雪花在唱歌呢！”端云兴奋地喊道，“跟妈唱得一样好听。”

窦天章疑惑了。

他抬头看看老伴，老伴虚红的脸上露着微笑。他马上醒悟过来：女儿听到天籁了。

心底一阵激动。

窦天章欣喜地站起来，走到端云身边，把她抱起来：

“云儿真聪明，居然听见雪花唱歌了，爹活了大半辈子，还没听过呢！”

“爹真笨，”端云小手抓住父亲的胡须，“咯咯”地直乐。

“爹，雪花从哪儿来的？”小端云瞪大双眼，充满好奇。

这是一颗开始探求世界的心灵。

“从天上飘来的，”窦天章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用手摸了摸女儿的小脑瓜，不知小脑瓜里都装了一些什么。

端云歪着脑袋，没有听懂。

“云儿，过来，妈妈告诉你，”倒是母亲懂得女儿的心。尽管她被咳嗽折磨得虚弱不堪，可此时，她握着女儿的手，脸上闪现出一种梦幻般的光彩。

“那雪花，原来是天上的云。云儿在空中飘啊、飘啊，从春飘到夏，从夏飘到秋。到冬天，她飘累了。一阵风吹来，吹碎了云片，那碎了的云片，就随风落下，变成了雪花自由自在地漫天飞舞。”

母亲说一句，停一下，喘一口气。她断断续续讲完，端云却听得入迷。

“妈，我什么时候能像天上的云儿飘起来？”母亲讲的故事实在太吸引人，小端云展开她想象的翅膀开始翱翔。

“等你长大后，就会像云儿一样飞。”母亲的话里寄托着她对女儿的全部爱意和希冀。

窦天章心里莫名其妙地难过起来。浮云是没有归宿的，以前我怎么没有想到。他竟然有些后悔把女儿取名为“云儿”。

端云听到以后自己也能飞，高兴得在屋里打转转，做飞鸟状。

母亲看到女儿如此的聪明、活泼，非常欣慰。她撑着身子，坐了起来，仿佛病已好了许多。

窦天章忧郁地看着这一切……

终于，一个冬日的夜晚，母亲不咳嗽了，她静静地躺着，好似睡着了。

窦天章坐在炕边，双眼盯着妻子，一动不动。

端云推了推父亲：

“爹，妈睡着了，咱们也睡吧。”

童言无忌，掷地有声。瞬间，窦天章的心被震动了，他觉得自己就浮在汹涌的海面上，随海浪上下翻动着，泪珠滚滚而下。

端云不知父亲为何而哭，用小手背替他擦泪：

“爹，您别哭啊，妈妈知道，会难过的。”

无邪的话提醒了窦天章。

“是的，我应该让你母亲好好睡一觉，她太累了。”他忍住悲伤，搂紧女儿，生怕一松手，女儿就会消失。

端云一直盼着母亲病好后，再哼儿歌给她听。她怎么懂得睡眠与死亡只有一界之隔，睡着后的母亲再也不会醒来；她更不会懂得睡着了的母亲不仅带走了母爱，而且带走了她一生最欢乐的时光。

这年，端云才5岁。

二

老伴过世后，窦天章觉得屋里空荡荡的，梳妆台蒙上了灰尘，再也照不出她昔日的容颜。

睹物思人，无计消愁，愁更愁。

特别是端云，天天哭着要母亲，令窦天章肝肠欲裂。

为了端云，也为了自己生活下去，窦天章决计离开京城这伤心之地，迁往南方。

不谙世事的端云以为去寻找母亲，穿好母亲缝制的新夹袄，带上母亲买的风铃，兴冲冲地跟在父亲后面，坐上往南的客船，沿着京杭大运河，流徙他乡。

窦天章本来打算迁居杭州，可上船后，才发现囊中的银两只够坐一半的路程。

客船中途停靠在楚州山阳郡。

京杭大运河从山阳郡城外逶迤而去，山阳郡城内汇集了一大批南来北往客。

你看，埠头上人头攒动，吆喝声、叫卖声混杂着，喧闹非凡。

窦天章带着端云登上岸。

映入窦天章眼帘的行人个个行色匆匆，好像刚刚到达山阳郡，马上就要离开。窦天章说不清自己将在这里停留多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会老死终生。

天真的端云更不会料想到这个陌生的城镇将是自己的第

二个故乡。

窦氏父女俩背着行囊在街上踟躅。

临街的店铺主人笑脸相迎过路的每个行人，微笑是招徕生意的最有效法宝。

窦天章极力躲避着这些笑脸，他低着头，直往前走。身后的端云则左看右看，觉得眼前的一切新鲜有趣。

冷不丁地，从店铺里跑出一个人，挡住窦天章的去路。

“客官，您住店吧？”

这是客店老板的绝招，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敢的判断力使其它行业的老板望尘莫及。窦天章的一脸疲惫和肩上行囊使他断定这父女俩将是他今日的主顾。

窦天章抬眼瞧了瞧这位老板，他正堆着一脸笑容，堆得额头和眼角满是皱纹，在他背后，一块“悦来客栈”的招牌半隐半显，很不起眼。

“这种小店的价钱可能会便宜些，”窦天章心底盘算一下，决定暂住一夜再说。

“客官，里面请。”店家热情地把父女俩引到客房。

客店不大，顾客也不多，显得有些冷清。

这倒合了窦天章的心意，他喜欢清静。

夜里，窦天章把端云安顿入睡后，自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人生地不熟，以后将如何生存下去？这个问题似重锤千斤压在心头，令他无法释怀。

睡梦中的端云呓语不止：

“妈妈，妈妈。”

这呓语使窦天章暂时忘却眼前的困境，陷入了对往事的

追忆中。

窦天章回想起妻子在世时的种种生活场景，他紧皱的双眉在往事的抚慰下渐渐舒展。

迷迷糊糊中，窦天章看到妻子站在他面前，泪流满面：

“相公，你走的时候，一定要带走云儿，这不是她生活的地方。”

窦天章也含泪点头，他正要伸手去握妻子的手，一声哭喊把他惊醒。

“妈妈，您别走，云儿要与您呆一块儿。”云儿仍在做梦，她一定梦见母亲了。

“云儿，别怕，爹在你身边。”窦天章轻轻拍打着，端云才安静下来。

窦天章靠在端云身边，回想梦中妻子的话，琢磨不出是什么意思。

“端云怎么会离开我呢？我到哪儿，就会带她到哪儿。”

男人有时过于自信，而忘记了诺言。

窦天章就是这样。等天一亮，他就匆匆上街，寻找生计去了。梦里妻子的嘱托在现实生计的压迫下，被放到了一边。

窦天章满怀希望出去，一身失望回来。当双脚迈进“悦来客棧”的门槛时，他甚至有些沮丧。

山阳郡靠着商品贸易发展起来，窦天章这位穷秀才，只懂书经，不懂买卖，况且年近五旬，该是被人侍候的年纪，而不是侍候他人，哪家店铺敢请他。

穿过店堂，窦天章想上楼回房，瞥见客栈老板正逗着端云乐。

“云儿。”

“爹，您回来了！”端云看见父亲回来，蹦蹦跳跳地过来。

窦天章拉着端云的手正要上楼，听见门口有人喊：

“陈掌柜在吗？”

陈掌柜堆笑迎上：

“蔡老爷，您来了，里面坐。”

被称为蔡老爷的人，一身阔爷打扮，他踱入店堂，径自坐下，一脸不高兴。

“您喝点茶吧！”陈掌柜十二分的热情中明显透露着奉承之态。

可蔡老爷板紧的面孔毫无反应：

“什么时候还钱哪？”

“蔡老爷，您也看到了，店里生意很不好，一时筹不了那么多钱哪！您再宽限几天吧。”

陈掌柜几乎在求情。

“我不管那么多，如果再还不了钱，你就用这店来抵偿。”

蔡老爷说完，就走了。

陈掌柜木呆着，蔡老爷留下的话堵塞了他的思路，他不知所措。

同病相怜。处境的尴尬让驻足而听的窦天章从心底里同情着这位店家。窦天章把端云送回房间，自己重新下楼。想安慰安慰这位木然的店老板。

从陈掌柜的口里，窦天章得知这位蔡老爷家住城东，是位高利贷者。前几年，陈掌柜从他那里借钱办起客栈，生意颇为红火。不意，一位扬州盐商突然暴死客栈，住客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纷纷搬出客栈。消息不胫而走，来往的商客没人敢来

投宿，客栈变得一年比一年冷清。

“客官，您说，我哪有钱可还啊！”陈掌柜终于找到诉苦的对象，把憋在肚里的苦水一口气倒出。

窦天章无言以对，只有沉默。

沉默有时会沟通人的心灵，有时也会使彼此产生误解。

陈掌柜苦水倒完后，才发觉自己找错对象了。他担心窦主顾听了客栈的故事后，会像其他客人一样马上离去。

“客官，我保证，您住这里一定很安全。”陈掌柜有意挽留着。

其实，陈掌柜怎能知道窦天章的窘境。如果有钱，窦天章一定愿意多住几天。为他人排忧解难，即使力量菲薄，也要尽自己所能，这是窦天章的人生准则。此刻，窦天章囊中羞涩，面对店家的挽留，他只有羞愧。

窦天章默默回到客房。

端云见父亲不语，就乖巧地坐在一旁。

窦天章脑海里不断闪现蔡老板的影子，他极力想回避，可稍不留神，那影子就冒出来。窦天章看到蔡老板在对他微笑。

窦天章暗自思量。内心反复挣扎失败后，他开始向金钱投降了。

“看来，只能借钱，没有其他办法了。”

窦天章带着端云走出客栈，直奔城东。

三

城东的柳林巷离闹区仅一街之隔，却分外幽静。从巷头走到巷尾，两边柳树相对而迎，令人不禁生出世外桃源之感。

柳林巷的环境在山阳郡并不闻名，因为山阳郡山清水秀，处处可见柳林般掩映的街巷。但柳林巷的蔡家，方圆十里，却无人不知。即使路上偶遇一个孩童，他也会指给你告诉你柳林巷最大一棵柳树下的那一家就是蔡家。城内的人如此熟知蔡家，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去过蔡家。

蔡家凭什么名闻城郡？

银两。

白花花的银两法力无边，它能给走投无路的人们带来生的希望。

行使这种权力的，是蔡家的现任当家蔡天顺。

蔡家祖宗遗留给蔡天顺的银两并不多，但他用放高利贷的方法使银两自我繁衍，他坐收渔利。

蔡天顺性情乖戾，喜怒无常，人称“笑面虎”。每次有人登门借钱，他都面目和善、微带笑容地接待，使人感觉他有一副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但是，讨债时，他的脸色可不同了，眼角露着凶光。那凶光如一刀匕首，会刺死无力还债的人，使他们家破人亡。

蔡天顺是不管你死活的。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有多少次上门讨债，债未讨到，却见到尸首。